

戴厚英

杜渐坤
编

随笔全编

①上

戴厚英随笔全编

杜渐坤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I267
18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厚英随笔全编/戴厚英 著 杜渐坤 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6
ISBN 7-81029-679-5

I. 戴… II. ①戴…②杜…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责任编辑: 凤 凰

封面设计: 苏家杰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石牌 510632)

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番禺市石楼官桥村)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122 千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全三册): 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书前语.....	杜渐坤 (7)
《人啊,人!》后记	11
《诗人之死》后记.....	21
怀乡曲	23
大地是实在的	32
孙子有理	39
作家对生活要有自己的看法	43
试潮儿	52
静中求闹	
——客居散记	59
佛缘	72
我的花	79
《空中的足音》后记.....	84

2 目 录

我读《庄子》	88
神农架的眼睛	96
结庐在人境，我手写我心	104
故乡情	118
隔	126
杂感两则	140
父亲的哲学	145
寓言三则	147
“假若我当市长”	153
风雨情怀	154
书的蛊惑	160
我寻求吐露的机会	165
《人啊，人!》及其他	
——我和我的三部曲	172
寄父亲	184
儿女情长	187
我的“马经”	193
公开的汇报	198
文学创作要有个性	247
送	252
人，一本有趣而难读的书	268
《大江》，‘祝福你’	274
文学观念的背叛和皈依	
——我的文学观的演变	277

文学研究与人的研究·····	290
从哪里寻求答案	
——关于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点思考·····	301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表现	
——再谈文学创作动机·····	310
愿我们永远相亲相爱·····	321
忍不住，自白·····	323
小世界里的苦与乐·····	328
《人啊，人!》法译本序·····	337
第一次当“外宾”·····	339
得罪了，马汉茂·····	391
致马丁先生·····	417
[附录一]	
《人啊，人!》德译本结束语/（德）马汉茂·····	421
[附录二]	
戴厚英在西德弄巧成拙/朱 园·····	426
[附录三]	
戴厚英有权为自己辩护/黄凤祝·····	430
无题·····	434
Kiss me 和 How much·····	437
这里，“老”是可怕的·····	441
唐人街·····	445
“贱卖!”·····	448
“狭隘的爱国主义”·····	451

4 目 录

彩虹	456
女老板	459
悠闲的舞步	463
五十而知天命	465
光明的阴影	467
一连串的怪梦	471
丑陋·宽容·对抗	476
我为什么写作	479
我的情书	480
从“搞”到“玩”	484
都是和尚	488
“家丑外扬”和“民族自尊”	492
甜头	496
关于“对话”	500
娇子难娇	506
跳出圈外看中国	509
在医院里	521
我违法了	524
“自由世界”	527
警报	530
歧视	533
灵魂的自救	536
“我是上海人！”	539
一本奇妙的书	

——读《王凤仪言行录》	543
中国人会骂	
——异国散曲之一	551
脱俗辩	
——异国散曲之二	553
有钱能买	556

书前语

杜渐坤

这是戴厚英遇害后我决计为她再编几部书的其中一部。原先是只想编一个选本的。因为那样篇幅较小些，书价不会太高，方便于读者购买。但是后来，一九九六年九月三日，当我赴上海参加完戴厚英追悼会，第二天傍晚，与友人陆行良去看望因承受不了母亲被害的打击而病在医院里的戴醒。戴醒对我说，她的母亲生前只出版过两本随笔集，一本还是在香港出版的。薄薄的两个小册子，加起来还不及她母亲这些作品的三分之一。以后由她母亲编好的几本，大概是出版社以为这些书不如她的小说容易赚钱吧，都被退了回来。其中一本还是她母亲被害的当天收到的——上午刚从安徽老家回来收到退稿，还未来得及拆封，下午便被歹徒杀害了。我听着这些话，看着泪痕满面地躺在床上的戴醒，看着供桌上静默地沉思在白花丛中的戴厚英的遗像，不知为什么，初衷

竟一下子改变了。于是便对戴醒说，干脆就把你母亲的这一类作品收集起来，编它一个《随笔全编》吧。

这当然不是我的心血来潮，而是我觉得，戴厚英的这些随笔性文字，是无论如何也有其结集出版使之传播久远的价值的。因为这些随笔性文字，不管是写她的亲情乡情友情，也不管是写她回乡参加救灾的见闻种种，还是大量别的什么随想杂感，或是与佛结缘，乃至至于做梦，甚至置身于异国的万千般感慨，以及因德国汉学家马汉茂为她的《人啊，人！》德译本所写的“结束语”，有背于事实有损于她作为中国人的人格尊严而作的辩护回击等等，都无一不蕴含着她那一颗热血沸腾的爱国爱民之心，透露出她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贯穿着她对历史的追问和对人生真谛的求索。纵然有个别篇什在论及世事时言辞有些过激情绪有些偏执，但也毕竟是爱之愈深言之愈烈的结果罢，与“怀有二心”是不相搭界的；即使是后来与佛结缘并跪拜于“我佛”脚下，但也毕竟是为现实人生所作的诸多求索中的别一层面上的求索。虽然难保其一定不会陷入迷惘，但与消极厌世却是不相同路的。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的戴厚英永远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一个有道义良知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一个把生命的根须深深地植于她所挚爱的乡土和国土的作家，一个怀着爱心不倦地对现实人生进行思考和求索的作家。求索是她的精神，爱是她的本真。和她的许多长篇小说、书信及自传体文字一样，这些篇章也昭示着她的内心和她文学创作的业绩，成为戴厚英“这一个”个性独特的作家生命的另一道风景。想要了解研究这个

作家及其作品的人们，是不应该绕开她的这些随笔性文字的。

在读过她的作品的许多人中，起码有一人是对这些随笔性文字给予过高度评价的吧，那就是著名作家黄秋耘。他在《哀悼戴厚英》一文中写道：“在有些人看来，她也许只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刺头人物’，但我对她的倔强不屈性格和泼辣文风倒是深表钦佩的。特别在杂文领域里，有影响的男作家不乏其人，女作家却寥寥可数。戴厚英的杂文，论世事不留情面，贬时弊常举类型，其勇气还在一些男作家之上，特别是远在像我这样平庸的男作家之上。”正直严谨得不知吹捧为何物的黄秋耘对戴厚英的这个评价无疑是中肯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忍心让这些篇什零散在报刊之上，而不把它们收集起来结集出版呢。

然而，真要出版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尽管现在意识形态比较宽松，戴厚英的作品已不会有人不让它出版；又因为作者已死，诸般恩怨俱已烟灭，也不会有人再出来阻止出版她的书。但受经济制约的出版社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却是不能不考虑图书市场需求的，何况这又是超过了百万字的厚厚三大本的随笔性文字，出版人更不会不考虑经济风险。幸喜暨南大学出版社乐于出版它，这厚厚的三大本才终于得以与读者见面。那末，亲爱的读者，就请你们看看这三本书吧。

鲜活的生命化作一撮骨灰，并归葬于她梦魂萦绕的淮北故土业已一年有余的戴厚英，假若她果真地下有知，想必也

会长长地舒一口气的。

1997年岁末于广州

《人啊，人!》后记

二十年前，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提前毕业，踏上了多风多浪、多灾多难的文坛。盲从和无知，给了我自信和力量。我自以为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理解了社会、理解了人。我站在讲台上，大声地宣读根据领导意图写成的讲稿，批判我的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我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满堂的掌声使我陶醉，我为自己成为这样的“战士”而感到自豪。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写起小说来了。我要在小说中宣扬的正是我以前所批判过的某些东西；我想在小说中倾吐的，正是我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哲学家只要用一句话就能说明我的这个变化：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我不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有着正常的感觉器官的普通人。所以，我看到的是命运。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我自己的命运。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还有，我看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的

历程。漫长的、苦难的历程啊！

我曾经是一个热诚而又单纯的青年，头脑里除了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是十分真诚的。这是因为，祖国的解放给我提供了一条我家祖祖辈辈不曾有人走过的道路，我成了我的家庭中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第一个受完高等教育的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又是那样吸引着、鼓动着我的年青的心灵。我坚定地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道路是平坦的。我无忧无虑，无私无畏，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友爱。

一九五七年，我的头脑里多了一根弦：阶级斗争。一九六六年，我的头脑里又多了一根弦：路线斗争。

我曾经努力理解并且在头脑里“绷紧”这两根弦。我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然而，我毕竟是人，我的感觉还没有麻木，因而能够感到道路的坎坷，看见人们身上的血迹，脸上的泪痕。这“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亲人。虽然，我不敢也不愿意去怀疑那一条极左路线，但是，我感觉到良心的蠕动，听得见灵魂的呻吟。我常常在心底里对自己发问：我们的斗争会不会过头？我们有没有冤枉好人？有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国土上无时无刻、无休无止地挑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两根弦？

随着揭发“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也不能想象的事情。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个人发呆发愣，痛哭，叫喊。我多么想抓住我曾经信奉的神龛和那些努力在心里塑起神像的人们来问一问：以往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在当时你们是另一种说法？是有意隐瞒，还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我的灵魂在一段时期内处在黑暗中。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我从黑暗引向光明。我明白了，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要他们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得交出自己的账本，捧出自己的灵魂。都得把双手伸在阳光下，看看那上面沾染的是血迹还是灰尘。我微如芥末。但在历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账本要我自己去结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于是，我开始思索。一面包扎身上滴血的伤口，一面剖析自己的灵魂。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个一个地检点自己踩下的脚印。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人。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我如梦初醒。虽然是冷汗未干，惊魂未定，但总是醒了。我要向同类宣告我的清醒，于是写小说。前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今年写了这部《人啊，人！》，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是“人”。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

我没有读完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更没有专门研究过马列主义。但就我读过不多的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即使从经典中找不到理论根据，我也不愿意压抑自己心灵的呼声了。该批判就批判吧，它总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觉自愿的自我表现。咎由自取，罚而无怨。

也是物极必反吧，现在我对“自我表现”这顶帽子一点也不害怕了。我不怕人们从我的作品中揪出一个“我”来，更不怕对这个“我”负责。我想，一个人所以拿起笔来创作，总是因为心里有些什么特殊的感受要表现吧？文艺创作要与“自我表现”绝缘或划清界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或者是对文艺的无知。全部问题在于，作家要表现的这个“自我”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有着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在